李相國集 七

雜著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九

雜著 上梁文 口号 頌讚 銘

乙酉年大倉泥庫上梁文 誥院奉宣述

兒郎偉有屋曰廩實惟穀藏之源在天爲星蓋是庫樓之象於國莫大其制宜宏我國家宅萬世之都受四方之貢知一日食之爲重峙千斯倉以爲儲水轉而泊岸者舟尾相銜陸輸而亘路者車輪如織取人也薄雖公田付一而征均地所生尚歲計百千以數然積多於露積不奈幾於慢藏無可奈何姑息而已恭惟 聖上陛下政

先富國高貴便時謂自昔已來綏有圓圍方度
作支久之計莫如崇搆高墉爰命有司俾戍不
日㚆一木也壓駭百里隳綵一石也雷鳴萬山經之
營之壯矣麗矣爲功若此雖公輸督墨無以加容
穀幾何使隷着持籌莫能筭及消穀旦將斯舂脩
梁敢揚匕偉之聲輒貢六方之頌
兒郎偉抛梁東直指蒼龍角尾中歲講春郊親
籍禮會看腐粟積陳紅
兒郎偉抛梁西迴首平看華岳低已懾罽賓饑
象犀更徵身毒貢犛犀

兒郎偉拋梁南正對嵩山王氣涵欲識阜民歌
詠洽熏風鮮愠德邀覃
兒郎偉拋梁北威服鴈門編髮狄莫問巍峩高
幾何積金至斗何曾極
兒郎偉拋梁上簇日韶霞高百丈何慮公田未
稔豐已將天庫侔宗壯
兒郎偉拋梁下更敞門閭容萬馬流衍何須較
海陵方菴已聽歌周雅
伏願上梁已後神明幽贊福祿來成天降時地
生財三農稔豐男餘粟女餘布萬姓阜安府庫

充盈邦家鞏固云云

丁巳年上元燈夕教坊致語口号文以類附故不以所述先後次之

云云相氣占雲知聖人之有作馱祥輦瑞自仙府而遠來恭惟 聖上陛下道合通三德躋咸五攕下陰賜世懷同穀之仁衢中設樽人詠高唐之化統扶桑之東國宅松麓之上都以明堂正寢之未修居別館離宮者已久及乎左翔鸞右棲鳳因舊址以更新駟蒼螭六素虯備法仗而迺入適屬上元之夕宏張廣樂之儀八政六合之笙聲浮乎天樂九光四照之燈影爛若星文任百戲之

交呈與萬姓而同樂神人胥慶夷夏齊賓宴等
名在丹臺身栖絳闕高唐作雨雖非巫峽之仙
漢殿獻桃竊効龜臺之母兹呈口号參緣人謡
云云
法仗參排綠嶺前瓊樓珠殿闢三天鳳燈吐焰
銀花合蟾月成輪玉鏡圓十里香風熏錦繡九
重春色醉神仙露盤新獻靈桃顆更請重迴結
子年
晋康侯邸迎 聖駕次教坊致語口号
望天子氣朱門洞闢於侯藩出玉宸居黃傘徐

移於聲路父老猶喜及見遐邇莫不胥讙恭惟
聖上陛下膺哲自天文章憲古垂衣裳於化國
坐撫太平誓帶礪於功臣備加優禮至許親臨
於私第欲為罕有之榮觀溫不至熱涼不至寒
適仲春之紀候勾者盡達甲者盡拆方庶物之
向榮風伯清塵鑾輿戒道降天仙於地上屈
帝座於人間曲巷深閭猶覩　龍顏之表長廊
廣廡捴成鷺序之場錦障霞連綵山雲疊尋橦
走索傾九市以聳觀擊石鳴絲亘八街而齊
聽妾等遐聞盛事來自清都與六虬之如飛與

百獸而率舞越三韓二百餘載方瞻感會之風雲
合五帝一千許年頓作游觀之日月不勝延佇
敢進歌謠

口号

朱門望幸日爲年幷鉞參旗下九仙萬户國侯
迎道左八鑾　宸駕駐衢前路塡珠　起無
地風送笙簫認自天海變桑田金母老　吾皇
享壽更三千

皇子公主封册宴禮敎坊致語口号句
合曲翰林奏呈

自天降命宣渥澤於　皇支有酒宴賓敞華筵
於甲觀歡騰宮掖喜溢寰區恭惟　聖上陛下
德冠百王功高三代乾爲父坤爲母體行覆載
之仁巽得女坎得男坐擁繁昌之慶嘉霽式金
相之聯貴下芝函玉檢以行封恭惟新册令公
孝敬因心聰明資性早篤縑緗之學等日華二
十區界承珪組之榮受甸服五百里光生戚里
聲靄侯藩恭惟新册公主
入户夙呈載誕之祥素月在天難況方盈
之質驪沐玉宸之眷祗膺銅鏤之寵恭惟使副相國

嶽降雄精巖隱重望賢者國寶也俱爲柄用之
臣　帝曰汝往欽特授冊加之命恭惟筵伴令
公銀潢接派棣蕚承華紆西漢驪鈕之章趍蹌
中度布東阿象牙之席應對忘疲恭惟宣花讀
冊集官雍容閑雅甚都富貴蕭洒無得押宣春
色泫然浥露之姿讀下天章鏗若擲金之響與
賓神仙之勝集諒宜賔主之同歡戴步搖揚雙
翅綽約倡姬之作隊拊雲和吹孤竹鏘洋天樂
之飄聲況今芳草長于離花飛光風泛子和氣
暢不有樂飲其如良辰某等叨預伶官獲觀盛

享讙不勝於摶髀情自切於形言旁採民謡仰
呈口号

口号

九霄優澤浥金荄留宴皇華講縟儀風颷綵天
紅浪皺日句繒巖絳雲披喜濃仙謳春先蕩恩
重宣花露易滋宮掖讙聲騰四海　皇家正等
太平基

句合曲

秩秩華筵肴既嘉酒既旨洋洋雅樂聳以節艷
以宣上奉清歡教坊合曲

晉康侯别第迎　聖駕次敎坊呈瑞

物致語　并序各頌一首

河伯馮夷伏聞　聖上陛下駕幸晉康侯甲第敞君臣之宴以樂太平不勝嘉嘆謹遣清江使者負寶圖奉　聖壽萬年者暖風遲日卜嘉景於青春甲觀華堂敞秩筵於白晝雖居潛隱敢忘欣歡恭惟　聖上陛下知幾其神惟睿作聖垂衣裳而化天下皆樂昇平錫茅土而封功臣早崇禮貌攡　宸居之仗衛許侯邸之觀游恭惟令公邸下嵩嶽降精昴星鐘粹望高伊尹卓成蓋

代之功業臣桓文益篤尊王之義大闡淩雲之
笏恭迎稱蹕之遊羅綺交熏笙歌競沸伏念河
伯馮夷宅九河之府爲四瀆之宗唐高之興也
早貢白圖大姒之昌也亦呈洪範令者君臣同
德天地薦祥况以予窩宅之寬豈獨欠珍竒之
贄遣六將之神使奉八卦之靈文曰寫鄙懷敢
呈短頌其詞曰

膺聖中興　恩霑飛走　神龜出河　秘圖是負
萬歲之壽　龜爾所有　爾勿惜之　輟奉元后
及我元臣　克享黃耇

右神龜負圖奉　聖壽萬年
洛水神人伏聞　聖上陛下肇晉康侯邸賜宴
同樂不勝慶忭謹遣龍馬銜書奉賀者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之作神馬出水益彰景命之休恭
惟　聖上陛下一四海之心六五帝之德當國
家之閑暇占風日之清和出自天宮駐翠華於
朱邸許張仙樂開藻宴於晝堂和樂且湛遊豫
爲度恭惟令公邸下一匡天下再造王家巖日
凌雲聳丹楹於金盞地撞鐘撾鼓迎黃屋於參
珠宮邀王色之一歡進仙倡之百伎神人等潄

吮和氣涵泳是波出黃魚不足爲之嘉祥奉黑
至烏足爲之美瑞彥遺騏驎之逐日俾叅鳥歎
之舞庭仍貢短謠仰歌　聖德其詞曰
仁聖應天子青雲浮洛神馬出水兮風行電激
銜奇書兮黃圖綠籍何以奉之兮　聖曆無疆
兮侯壽維億
右龍馬銜書奉　天壽無疆
聖皇朝享大廟頌幷序乙亥年
臣伏覩　聖上陛下某月某日朝享大廟
某日御儀鳳樓大赦於是內外白衣諸

生序立闕庭各進謠頌仰歌 聖德臣
以右拾遺扈從親覩盛禮臣本諸生
擬諸生所進謹成 聖皇朝享大廟頌
一篇但慙赧惶恐不能自獻庶有以達
于 天聽者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云云其詞曰
於穆 聖皇允文允虎荷天眷命受内禪于寧
考繼明炤臨如日之煦億兆蒼生歌詠抃舞咸
曰 我聖皇之代何物不得所我耕我田有黍
有稌有蘭斯繰有麻斯漚寒焉是衣飢焉是哺

我與爺孃及我童孺伏腊作脯宰豚烹殺何以
樂之尾缶是鼓寧有横征俾予窮窶寧有軍興
俾我赴募　帝謂元臣自朕即祚迄今三年猶
未謁宗廟之主爾速董事克辨乃奏元臣聽命
唯唯傴僂爰督有司講繹典故靈臺汰日始駕
玉輅八鑾和鳴六駿齊驟格止清廟齋寢祕宇
黎明薦享六瑚八簋何謂一元大虎曰角握之牲
嘉玉量幣罔不畢具龍衮升階繩繩雲步百辟
卿士冕玉纓纓貽徨布位右孫左祖登歌始作
吹擊搏拊萬舞堂下執翿執羽祖考醉止介以

繁祜其祜維何嗣孫萬壽已事而踐禮無違矩
駕還大內頌聲載路迺御端門德音是布挺解
囹圄蠲除戶賦無重無輕洗雪廢錮民咸曰
我聖皇是民之父母孝祀祖宗惟百福是受燕
及生民德洋恩普嗟我父老咸喜及覩頭億戴
萬年永有九土臣聞諸師又考于古王者受命
鳳麟何補惟得民讙瑞莫與偶臣以拾遺
聖駕是扈釐事之熈洗目親覩作為雅詞賡補樂
府噫乎韙哉千載一遇

平契丹頌

獷彼頑戎闌入邉鄙呑噬我生民血流于齒
聖皇赫怒克掃厥類不知者皆曰是韃靼之助與
夫我軍善用兵之致予曰不是非爾所議
聖皇受命寔天所畀天為 我聖皇假手韃靼
耳韃靼雖狼天其可避 我皇至仁視人如子
人其忍不用君父之命反以賊是遺耶是則天
心之所助與 聖功之所自夫韃靼與我軍何
與是耶

尹司業威安撫南原頌幷序 文以類附無所述先後

承安五年予理完山司業尹公出為廉察

一方畏敬時南原有群不逞輩聚黨與
屯山自固圖爲叛逆守倅懦不得制奔
報廉察使是日公以單騎入府喻以禍
福賊徒無不感泣聽命於是誅首謀
者二三人餘皆赦之使致安定闔境慶
抃予聞之嗟嘆不足謹成短頌一首
遥獻于行軒

帶方古郡維南右臂一臂若折於身何使地廣
人悍逆詐鋒起有頑賊類圖爲不軌驅脅平民
聚結如蟻負山自固厲兵摩利間出摽奪充其

粮糒植根漸牢拔之不易父老驚惶兔奔鹿進曰守曰倅而汗如水奔告使軒言出滯隋公曰爾曹何不早備龜玉毀櫝是誰之恥爾既不制吾其忍視即日命駕其車不軏舊鬚坐府急召渠帥命之使前喻以生死賊泣聽命捨兵擲鍦但誅首謀餘悉不理林林賊徒革心慕義咸曰我曹初不自揆如馭狂馬奔突難止其力莫勝倩人執轡若無是人身敗命棄嗟嗟我曹無奈類是公君不止吾走何指父老再生抃躍以喜咸曰我公脘我虎齒繫我首領實公之賜頌聲隨風洋

溢千里功頌名大齊天等地歌以形容完山末吏

法華經頌止觀贊 并序

予爲天壽寺大禪師諱智覺所賞遇每造文室輙使酒佯狂略不讀内典師曰子之狂年少使然行必自省但古之士大夫多讀法華經爲修心之要子亦爾耶予感泣諦聽自是常讀不輟凡讀八萬七千五百五言則實衆生入一乘之弘門也又約於師曰三日内能頌二卷乎師未之信焉凡閱三日誦方

丈背經頌之未及首品之終師焚香危坐而聽曰老僧自少業是經猶未頌一卷一品而子之捷若是豈宿劫所習耶因復以止觀大義略指導之予頗窺一斑退作法華經頌奉呈云

法華頌

佛以衆生顚倒故從權引喻導實性會三趣一理難窮不二門中超衆聖譬如日到天中央此是亭午鑿無影時諸天人皆諦聽六十小劫如食頃哀哉三界苦煎熬有類諸子遊火宅初將

攊駕前出之仍賜樓軒七寶飾若人四讀未拆
理心猶其心舌其舌是舌非舌心非心然後乃
得真寂滅弟子居士字春卿稽首妙法蓮華經
劫劫生生願受持儻見舌函青蓮生

小性居士贊　并序

予於聆首座足庵見小性居士真敢
再拜作贊云
剃而髠則元曉大師髮而巾則小性居士雖現
身千百如指掌耳此兩段作形但一場戲

布袋和尚贊

腹大而膽所蓄維何交睫而坐思耶想耶囊囊盈而重所貯何多方將囊括十方蠢蠢蚩蚩以所蓄所貯施之度之念方至此閉目想思者乎

先聖先師像贊 幷序

司直咸君子真募工畫仲尼顔回像請予爲贊云

萬世之師德不可名如日月之光更可譽其明但默觀其像髣髴乎豙俱有德如天生不遇時噫乎已矣麟何獲兮鳳何來

右先聖

知顏賢者孔丘若孔卓者顏子聖賢道同肳合無異孔顏二姓一體一意若七十子之輩七十其身而七十其志乎

右先師

陶潛贊 并序

予讀淵明本傳及詩集愛其曠達故贊之云

無絃琴上怡怡其心人曰無絃不如無琴有琴無絃宴有厥音若曰寓意凡物皆是淵明嗜酒惟日以醉有盃無酒其可醉止達士之趣人豈

易會所攝者内可遺者外苟慕於外惟慾之漸豈獨絃耳需索莫戢尚遺其内短折之招真人鍊丹長生是邀酒亦神藥不飲病隨絃寧可忘酒不可離

達摩大士像賛

面壁小林欲傳心耳心已傳於震旦將身與形而西矣當其見在可傳者心兮無用者身身已去矣何必寫真寫真求心若尋虵蜕而索珠曰身曰真孰有孰無身是夢中物真為夢中夢混混溟溟皆歸于無兮唯心兮與月長共

丈六毗盧遮那塑像賛 幷序

浮屠學珠塑成香山寺堂主丈六毗盧像請予作記予復瞻禮尊相敢贅首作賛云

毗盧大士清淨體長甚麽許吾未知予復以爲丈六耶將甚麽尺而度之瞠目而視愈微眇秋毫蟻蠓難與較閉眼而觀斗巍大天地六合尚爲小若以尺計丈以量石女木兒撫掌笑

靈丹賛

我夢飛上丹霄逕帝呼使前語丁寧授我神藥

睥而賴臣拜而受兩手擎圓光流轉搖目請臣
戇愚不識是何名帝曰九鼎之雲英飛丹紅華爲
弟兄外包八石內金精稟氣甲丙結魄庚憫爾
下界勞其形九竅焦涸六疾萌恐爾營衛從此
傾終與草木同凋零汝速吞此如含餳使汝顏
色還孩嬰我蹇而屯帝所令胡爲寵我以長生
此是天賜不可輕服之當先浴蘭香豈惟已我
狂如醒豈獨使我心和平會將齒髮鬪籛彭腦
滿骨輕雙鬢青兩腋翩翩生羽翎挾以雙鳳駕
霞軒飛昇上界揖仙靈下視人世戲焦螟

蠶贊

汝若桑葉成爾之身能生白纊其燠如春析膠之寒不能凍人嗟爾之功神之又神

蜜蜂贊

採花作蜜惟飴之似與油作對其用不匱人不廉取罄倒乃已汝若不死人欲奚旣

畫老松贊 并序

普濟住老䂓公使山人歸一畫老松子廳事之壁雖盛夏見之若爽氣襲人者禪師請予作贊予一揮而題于後云

有真松在何以圖爲此大伽藍介于京師四方之會車馬偪側傍無草卉何况松栢吾師來寓心掛翠薜倩人名手寫此蒼官蕭然方丈化作青山蔦縈蘿繞老幹龍盤不雪不霜淸風吹寒君子之居何有崇庳境之喧靜在人匪地靜由人然喧亦人耳賛以跋之隴西老子

故户部尚書檜谷居士朴公仁碩真賛 幷序

天與膽氣厥生異人則我維林朴公是已嘗有濟世之志慕諸葛孔明王

景略之爲人尤嗜史學說漢唐已來
事袞袞如䏁所覩者爲文得韓柳體
善諳鍊物理至於飲食服餌之事無
不精妙又工射藝及打毬雖材官宿
將莫及也然是亦公所不畜而發於
外者耳其秘於中者又不知幾許耶
嘗避乱南遊遂卜居竹州之檜谷自
號檜谷居士無慮三十餘年矣會
晉康公當國聞公名邀至京師銳欲大用
旣揷翰又從而斂之故不十載翺翔登

八座世猶以不相爲憾公諱仁碩字壽
山中古名宰相諱育和之嗣也公沒久
予於公嗣緇衣君犀家覩公友座李杞
所畫公之像感念舊好不覺涕下敢
再拜作贊標于幀額云其詞曰
天地晦冥哉鱗汚池世淸道泰撫翼來儀龍耶
鳳耶隱顯惟時一覩遺像典刑在玆頭岸烏紗
身披鶴氅雖畫者之尚異爲此道裝與野狀骨
格不可掩兮尚濟時經世者之相歟人敬其表莫
揣孰是以是贊之發洩精粹贊者云誰居士姓李

安處士墨竹賛 常自号弃菴居士

弃庵居士於竹通仙一掃其真暗契自然手爲心使嘗以心傳心指手應物何逃焉竹故見之莫藏其天一節一葉盡呈其全人與筆逝邈若千年尺紙遺迹價抵萬錢

崔相國宗峻使丁郎中鴻進畫墨竹請予作賛三首書屛之左右

狀物之態兮貴似其真劣則不及兮剩亦襍過公蓄墨君兮完然相侔手寀目寓兮莫辨真假一幹直上兮高不苟抗數叢橫側兮偃不爲下

若以為畫兮了沒筆痕疑其透鏡兮影也非畫若以為影兮屛也非鏡豈通於造物兮遊戲變化公得爾節兮德公之深真付於丁兮賛以歸我賢固無匹惟竹是似惟賢知賢公獨寓意曷不種旃而寓墨戲苟與真同竹即此是培養之勤孰若坐致形則是已響從何至一見蕭洒風已颯爾徐以心聽不必以耳問誰言之虛心君子非丁之手竹不至此非公之眼畫亦晦矣竹由手顯畫以眼貴以巧索巧肹然相值

數珠偈

貫珠纍纍何其多汝欲盡數諸佛耶過去未來十方佛其數無量如河沙汝若將此欲數之其如汝心狂亂何請汝冥心轉此珠數爾從來所積㚏曠劫之罪雖未知此生所作豈不悟若能悟之盡洗空無量諸佛亦可數

問上堂偈

㑅家本離言上堂欲何宣可速下座欲不然上床眠

心偈

蒼天傾兮大地偏五岳側兮三山移惟心之正

兮不兀不歆石能韋兮鐵能綿金可朽兮玉可
腐惟心之貞兮亘萬古而彌固王母之顏易凋
彭鏗之壽易耗惟心之壯兮日月不能老莫云
一寸廣或千里凜焉如氷澄焉如水心哉心哉
異於人孰以此付吾噫噫誰知夫

止止軒銘 解在止止軒記

子欲觀我觀我所止止止而其不動乎然則猶
未止不動之謂靜靜則有動意動靜不見然後
曰止止止以名軒軒亦不可視

續折足几銘

扶翁之德者爾乎醫爾之躄者翁乎同病相救
孰尸其功乎

小硯銘

硯乎硯乎爾麽非爾之恥爾雖一寸窪焉我無
盡意吾雖六尺長事業借汝遂硯乎吾與汝同
歸生由是死由是

團扇銘

綠筠作團裝以氷綃涼風自來不召不招哀哉
三界煎爍如窯顏以此扇是敷是搖濯之以清
救爾之焦

長尺銘

爾名長尺幾許長蠖吾指而量則纔尺有咫名長實短得無懟類爾主人隴西子

樽銘

移爾所蓄納人之腹汝盈而能損故不溢人澝而不省故易仆

漆壺銘

自匏就壺貯酒是資頸長腹枵不咽不歌我故寶之漆以光之惟樽惟罍曰甕曰瓶其在于通惟我所麾其適于遠偃蹇莫隨憐哉是壺不我

敢離南行萬里道路嶔崎前無泠泉後絶清池獨爾所貯我吻是滋載於後乘何必鴟夷報汝之功未識何宜册為壺公酒官是司

琴銘

我琴無調孰商孰宮琴是何物聲從何冲其泠泠溜溜者傳聲於石瀨乎其瑟瑟飀飀者借韻於松風乎若以泠泠者付乎瀨瑟瑟者還于松則其復寥乎寂乎反於大空者乎

自誡銘

無曰親昵而漏吾微寵妻嬖妾兮同衾異意無

謂漢御兮輕其言外若無骨兮苞蓄有地況吾
不媟近不驅使者乎

面箴

有愧于心汝必先色赧若朱泚滴如水對人莫
擡斜回俛避以心之爲遁移於爾凡百君子行
義且議能肆于中毋使汝愧

腰箴

常直不弓被人怒嗔能曲如磬遠辱於身惟人
禍福係爾屈伸

思箴

我卒作事悔不思之思而後行寧有禍隨我卒吐言悔不復思思而後吐寧有辱追思之勿遽遽則多違思之勿深深則多疑商酌折衷三思最宜

虱箴

虱從何生黮莫如爾入必深縫目所未到多匿褌底手所未至自謂得計噆人不止人不堪毒必莫忍置捫之搜之投畀火熾熾火不受投畀饞蟻饞蟻不受爪甲亦刹虱兮虱兮毋促乃死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十九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

雜著　韻語　語録　傳

命斑獒文

爾毛有文槃瓠之孫乎爾捷而慧烏龍之裔乎鈴蹄而㯃喙舒節而忌筋戀主之誠可愛守門之任斯存予是以嘉乃猛愛乃意育之於家以寵以飼汝雖賤畜斗精所寄其靈且智物孰類爾主人有命汝宜諫耳吠嘗無節人不懼囓不擇人禍之始有岌岌戴進賢三梁言言挾舉輸两廂帶韞具佩水蒼騶哄塡坊鏘鏘琅琅而至

者則汝勿吠有高文大冊不可磬滯

聖慮念臣儻可奉制急遣內竪徵主人詣天陛者至則雖夜汝勿吠有飣餖盤膾皿腌鼎餾樽醴壷酖饋先生行東脩者至則汝勿吠有衣縫腋挾緗帙欲與主人横訊直質踳駮難詰者咻咻而至則汝勿吠所可吠且謵者亦聽於吾頓實虗乘不虞穴墻墉窺室廬謀攫金規竊鈇者則汝速吠速謵勿徐其或外脂柔內鉗忌偵人是非潛毒隱刺者突梯嚅唲而至則汝吠可也有老覡滛巫瞪覗横眄舞幻引恇以詿以眩者觳觫

而求見則汝鬣之可也有黠鬼妖魑緣隙以窺伺黑以欺則汝吠而追之可也有伏狸碩鼠鑽墻以處而匿睥睨則汝鬣而殪之可也槖有肉毋盜鼎有濇毋舐毋登堂毋撥地毋離門毋嘵日睡生雛則惟獢惟獐豹膺螭尾以及于主人之孫子宜矣嗚呼汝若歆聽吾言佩以周旋千歲之後主人登仙飲汝以藥牽而上天孰曰不然敬聽敬聽毋忽焉

呪鼠文 并序

子家素不蓄猫故群鼠橫恣於是疾

而呪之

惟人之宅翁媪作尊挾而輔之各有司存司烹飪者赤脚司廝役者崐崘下至六畜職各區分馬司代勞載駝載馳牛司引重或耕于菑雞以鳴司晨犬以吠司門咸以所職惟主家是裨問之衆鼠爾有何司執以汝為畜從何產而滋穿窬盜竊獨爾攸知凡曰寇盜自外來思汝何處于內反害主家為多作戶竇側入旁出伺暗往蹂終夜窣窣寢益横恣公行白日自房歸廚自堂徂室凡獻佛之具與事神之物汝輒先嘗蔑

神無佛以能穴堅善入函櫝以常穿突煙生隈曲飲食之是盜汝亦營口腹何故噬衣裳片段不成服何故齕絲頭使不就羅縠制爾者猶我豈不畜性本于慈不忍加毒略不德我奔突抵觸喻爾懲且悔疾走避我屋不然放獰猫一日屠爾族猫吻塗爾膏猫腹葬爾肉雖欲復活命不可贖速去速去急急如律令

驅詩魔文 効退之送窮文

夫累土而崇曰丘陵潴水而濬曰溝井其或木也石也屋宇也墻壁也是皆天地間無情之物

鬼或憑焉騁恠見妖則人莫不疾而忌之且呪
且驅甚者夷丘陵塞溝井斬木椎石壞屋滅牆
而後已人猶是焉厥初質樸無文淳厚正直及
溺之於詩妖其說恠其辞舞物眩人可駭也此
非他故職魔之由吾以是敢數其罪而驅之曰
人始之生鴻荒樸略不賁不華猶花未萼錮聰塗
明猶竅未鑿孰闡其門以挺厥鑰魔爾來闖啇
然此詑耀世眩人或髼或臒舞幻騁奇彀脣翕
霍或媚而孅筋柔骨弱或震而聲風飈浪攉世
不甯壯胡踊且躍人不汝功胡務刻削是汝之

罪一也地尚乎靜天難可名乎造化瞬若神
閟沌沌而漠渾渾而冥機開闔邃且鑰且扃汝
不是思偵深諜灵發洩幾微搪突不停出賫芳
月病穿心芳天驚神為之不愈天為之不平以
汝之故薄人之生是汝之罪二也雲霞之英月
露之粹蟲魚之奇鳥獸之異與夫芽抽萼敷草
木花卉千態萬貌繁天麗地汝取之無愧十不
一弃一矚一吟雜然坌至攢羅戢孖無有窮已
汝之不廉天地所忌是汝之罪三也遇敵即攻
胡礮胡壘有喜於人不袞而賁有慍於人不刃

而刺爾柄何鉞惟戰伐是恣爾握何權惟賞罰
是肆爾非肉食謀及國事爾非侏儒嘲弄萬類
施施而夸挺挺自異孰不猜爾孰不憎爾是汝
之罪罪也汝著於人如病如瘦體垢頭蓬鬢童
形腊昏人之聲瞶人之額耗人之精神剥人之
骨髓惟患之媒惟和之賊是汝之罪五也負此
五罪胡憑人為憑於陳思陵兄以馳豆泣釜中
果困于箕憑於李白皺作顛狂捉月而去江水
茫茫憑於杜甫狼狽行藏覊離幽抑客死耒陽
憑於李賀誕幻恠奇才不偶世矣死其宜憑於

憂得譏詆權近偃蹇落拓卒蹟不振憑於子厚
皷動禍機謫柳不返誰其為悲嗟乎爾魔爾形
何予歷誤幾人又鍾於吾自汝之來萬狀崎嶇
悗然如忘戇然如愚如瘖如聵形蟄跡拘不知
飽渴之逼體不覺寒暑之侵膚婢怠莫詰奴頑
罔圖園翳不薙屋痡不扶窮鬼之來亦汝之呼
傲貴凌富放與慢俱言高不遜面强不媮着色
易戚當酒盍鹿是實汝使豈予心歟狺狺吠恠
宴繁有徒我故疢汝且呪且駈汝不速遁搜汝
以誅是夕疲卧而枕上騷窣然有聲若色袖文

甍而煌煌者即而告余曰甚矣子之訧我迫乍
我也何疾我之如斯我雖魔之微亦上帝所知
始汝之生帝遣我以隨汝孩而赤亦潛宅而不
離汝童而丱竊竊以窺汝壯而嘖嘖囂囂以追雄
子以氣餙子以辞場屋較藝連年中之欻天動
地名聲四飛列侯貴戚聳望風姿是則我之輔
汝不薄天之豈汝不貲惟口之出惟身之持惟
色之適惟酒之歸是各有使非吾所尸子胡不
慎以狂以癡實子之咎非予之痴居士於是是
今非昨爲縮衽伲磬折以拜迎之爲師

慵諷

居士有慵病語於客曰世倏忽而猶慵寓身微眇而猶慵持有宅一區草穢而慵莫理有書千卷蠹生而慵莫披頭蓬慵掃體疥慵醫慵與人嬉笑慵與人趨馳口慵語足慵步目慵顧踏地觸事無一不慵若此之病胡術而攻客無以對退而圖所以解其慵者歷旬日而復詣曰間闊不面不勝眷戀願拏英聘居士復以慵之病不喜相見固請而見之曰僕久不聞居士之軟笑微言今者暮春之辰鳥鳴于園風日駘蕩雜花

綺繁僕有羨酒玉蛆浮動其香也蒲室其氣也
撲甕獨酌不仁非君誰共家有侍兒善為鄭聲
既工吹笙又擊胡箏不忍獨聽叶韻亦以待先生
然恐先生之憚其枉駕也其無意於暫行乎居
士欣然拂衣而起曰子以老夫不謂老耄且衰欲
以甘口之藥希代之姿慰其鬱鬱之思老夫亦
何敢固辭於是束腰以帶猶恐其晚納踵於屨
猶恐其遲汲汲然出而將歸矣客忽然有慵態
口亦慵而似不能對俄復翻然告曰子既領吾
請似不可改然先生昔言之慵也今之言也緊

昔顧之慵也今之顧也謹昔步之慵也今之步
也迅豈先生之慵病從此而欲盡乎然伐性之
斧、、已爲甚腐腸之藥酒之謂先生獨於此不覺
慵之自弛其趨之也如歸市吾恐先生由此而
之焉至損性敗身而後已僕慵見先生之如此
蹙然與先生慵話蹙然與先生慵坐意者先生
之慵病無奈移於我哉居士赧然泚顙而謝曰
善矣子之諷吾慵也吾曩語子以病慵今聞子
之一言急於影從不覺慵之去之無蹤也始知
嗜欲之於人其移心也迅其入耳也順繇此而

之焉其禍人身也疾且敏固不可不慎也吾將移此之心入於仁義之廬去其慵而務其劬子謂何如子其姑須無以嘲吾也

狂辨

世之人皆言居士之狂居士非狂也凡言居士之狂者此豈狂之尤甚者乎彼且聞之歟視之歟居士之狂何似乎裸身跣足其水火是軼乎傷齒血吻其沙石是齧乎仰而詬天咄咄乎俯而叱地勃勃乎散髮而號喝乎脫裩而奔突乎冬而不知其寒乎夏而不知其熱乎捉風乎捕

月乎有此則已苟無焉何謂之狂哉噫世之人當閑處平居容貌言語人如也冠帶服飾人如也及一旦臨官蒞公手一也而上下無常心一也而反側不同倒目易聰貿移西東眩亂相蒙不知復乎中卒至喪轡失軌僵仆顛躓然後已此則外能儼然而內實狂者也茲狂也不甚於向之軼水火齧沙石之類耶噫世之人多有此狂而不能救已也又何暇笑居士之狂哉居士非狂也狂其迹而正其意者也

色喻

世有惑於色者所謂色者紅耶白耶青耶黱耶日月星宿烟霞雲務草木鳥獸皆有色也玆能惑乎曰非也曰金玉之美者衣裳之異者宮室棟宇之奢侈者錦繡羅縠之纖靡者皆色之尤僑者也玆亦能惑乎曰幾乎猶未也夫所謂色者人之色也鬢綠膚皙飾以脂澤心挑目逆一笑傾國見之者皆迷遇之者皆惑及其嬖愛雖兄弟親戚莫若也然其嬖之也乃仔其愛之也乃戒子不聞乎眼之嬌者斯曰刃眉之曲者謂之斧頰之豐者毒藥也肌之滑者隱蟲也斧以

伐之刃以觸之隱蠱以食之毒藥以苦之玆非
害之酷者乎害之作敵其能克乎故曰賊遇賊
而殂能復親乎故曰作外之害既如玆外之害
又甚斯聞色之義則破家産而求之不疑被色
之誘則犯虎狼而赴之勿辭畜好色則人猜衆
妬着義色則功落名隳大則君王小焉卿士覆
邦喪家靡不由此周之襃姒吳之西子陳後主
之麗華唐玄宗之楊氏皆迷君眩主滋育禍胎
周以之蹶吳以之顚陳唐以之崩摧小則綠珠
之嬌態敗石崇孫壽之妖粧惑梁冀若此之類

又何勝記嗚呼吾將搖鞴扇炭鑄嫫毋敦洽之貌千千萬萬盡錮其姚妧之面然後刀矐華父之目而易以正直之矚鐵作廣平之腸而納之於淫奢者之腹則雖有蘭澤脂粉之具糞溷也泥土也雖有毛嬙西施之秀敦洽嫫母也又何慼之有

土靈問

劉夢得曰天獨陽不可問問於大鈞然則配天尊者后皇后皇不可問問於后皇所統五土之靈曰汝特天地間犇然一物也非特埋金

玉石鐵瓦礫朽胔無情之物亦能埋人矣聖若孔丘賢若顔氏淸如伯夷孝如曾子剛腸者子儀烈膽者李愬文之雄者韓柳詩之豪者李杜其鴻識巨量英精逸狀與天角壯汝忍埋之乎佞若江充惡如梁冀罔君者斯高盜國者安史其姦腥毒臭似不堪受汝亦容埋乎對曰甚矣子之誤也萬物歸根於土自然之數也何擇而不埋乎我本爲天所命爲地所尸物無巨細善惡皆得埋之雖然於其人也有埋骨埋精魄者有埋骨不能埋精魄者汝得聞乎若聖若賢若

廉孝忠烈若才之豪逸者其精也歸天否則復生於人間或爲順子純臣或爲烈士英人故其骨可埋其精魄不可埋也若佞若賊若欺罔回慝者則吾能錮其精囚其魄以我之坎陷之以我之厚掩之猶以爲慊以吾所藏巨石以擥之以吾所出湧水以墊之故非特埋其骨亦能埋其精魄矣予曰善乎遂書其對

異相者對

有相者不知何自而來不讀相書不襲相覌以異術相之故謂異相者搢紳卿相男女幼長爭

邀競徃無不使相焉相富貴而肥譯者曰子之貌甚瘠矣族之賤莫子若也相貧賤而癯羸者曰子之貌肥矣族之貴若子者稀矣相盲者曰明者也相捷而善走者曰跛躄而不能步者也相婦人之色秀者曰或美或醜也相世所謂寬而且仁者曰傷萬人者也相時所謂酷之尤深者曰悅萬人之心者也其所相率皆類是非特不能言倚伏所自其察容止皆左視也衆譁傳以爲詭人欲執而鞫理其僞子獨止之曰夫言有先逆而後順者外近而內遠者彼亦有眼豈

不知肥者瘠者瞎者而指肥爲瘠指瘠爲肥指瞎爲明者乎此必相之奇者也於是沐浴濯漱整襟合紝造相者之所寓遂屏左右曰子相某人某人某曰某某何也對曰夫富貴則驕傲陵慢之心滋罪之盈也天必反之將有糠糲不給之期故曰瘠也將偃然爲匹夫之卑故曰子之族賤矣貪賤則降志貶已有憂懼修省之意否之極焉泰必復矣肉食之兆已至故肥也將有萬石十輪之貴故曰子之族貴矣窺妖姿美色而觸之覷珍奇玩好以欲之化人爲惑枉人爲曲

者目也由此而至不測之辱則茲非不明者乎
唯瞎者淡然泊然無欲無觸全身遠辱過於賢
覺故曰明者也夫捷則尚勇勇則陵衆其終也
或爲刺客或爲姦首及廷尉繫之獄卒守之桎
在足木貫脰雖欲逸走得乎故曰跛躄而不能
步者也夫色也淫侈怪異者視之則瓊瑤之秀
也直方淳質者視之則泥土之醜也故曰或美
或醜也夫所謂仁人者其死之時蠢蠢蚩蚩思
慕涕濺悒乎若嬰兒之失母慈故曰傷萬人者
也所謂酷者其死也塗歌巷和牟酒相賀有笑

而口未闔者有抃而手欲破者故曰悅萬人者也予瞿然起曰果若吾辭此實相之奇者也其言可以爲銘爲規豈比夫訟色隨形說貴則曰龜文犀角說惡則曰蜂目豺聲滯曲循常自聖自靈者乎退而書其對

白雲居士語錄

李叟欲晦名思有以代其名者曰古之人以号代名者多矣有就其所居而号之者有因其所蓄或以其所得之實而号之者若王績之東皐子杜子美之草堂先生賀知章之四明狂客白

樂天之香山居士是則就其所居而号之也其
或陶潛之五柳先生鄭熏之七松處士歐陽子
之六一居士皆因其所蓄也張志和之玄貞子元
結之漫浪叟則所得之實也李叟異於是萍蓬
四方居無所定寠乎無一物可蓄缺然無所得
之實三者皆不及古人其於自号也何如而可
乎或目以爲草堂先生予以子美之故讓而不
受況予之草堂暫寓也非居也隨所寓而号之
其号不亦多乎平生唯酷好琴酒詩三物故始
自号三酷好先生然皷琴未精作詩未工飮酒

未多而享此号則世之聞者其不爲噱然大笑耶翻然改曰白雲居士或曰子將入青山卧白雲耶何自号如是曰非也白雲吾所慕也慕而學之則雖不得其實亦庶幾矣夫雲之爲物也溶溶焉洩洩焉不滯於山不繫於天飄飄乎東西形迹無所拘也變化於頃刻端倪莫可涯也油然而舒君子之出也斂然而卷高人之隱也作雨而蘇旱仁也来無所著去無所戀通也色之青黃赤黑非雲之正也惟白無華雲之常也德既如彼色又如此若慕而學之出則澤物入

則虛心守其白處其常希希夷夷入於無何有之鄉不知雲爲我耶我爲雲耶若是則其不幾於古人所得之實耶或曰居士之稱何哉曰或居山或居家惟能樂道者而後號之也予則居家而樂道者也或曰審如是子之言達也宜可錄故書之

麴先生傳

麴聖字中之酒泉郡人也少爲徐邈所愛邈名而字之遠祖本溫人恒力農自給鄭伐周獲以歸故其子孫或布於鄭曾祖史失其名祖牟

從酒泉因家焉遂為酒泉郡人至父老酋始仕為
平原督郵娶司農卿穀氏女生聖聖自為兒時
已有沉深局量客詣父目愛曰此兒心器當汪
汪若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與鄉談不
若與阿聖樂及長與中山劉伶潯陽陶潛為友
二人嘗謂曰一日不見此子鄙吝萌矣每見移
日忘疲輒心醉而歸州辟糟丘掾未及就又徵
為青州從事公卿交口薦進上令待詔公車居
無何召見目送曰此酒泉麴生耶朕飲香名久
矣先是太史奏酒旗星大有光未幾聖至帝亦

以是益奇焉即拜爲主客郎中尋轉爲國子祭酒兼禮儀使凡掌朝會宴饗宗廟烝嘗酌獻之禮無不稱旨上器之擢置喉舌待以優禮每入謁命舁而升殿呼麴先生而不名上心有不懌及聖入見上始大笑凡見愛皆此類也性醞籍日親近與上無小忤由是益貴幸從上遊宴無節子酷醲醳倚父寵頗橫恣中書令毛頴上疏劾奏曰倖臣擅寵天下所病今麴聖以斗筲之用幸登朝級位列三品酒有三品内深賊害中傷人故萬人嗷號疾首痛心此非醫國之忠臣乃實毒

民之賊夫聖之三子憑恃父寵橫行放肆為人所苦請陛下并賜死以塞衆口書奏子酷等即日飲酖自殺聖坐廢為庶人鴟夷子亦嘗善聖故亦墮車自死初鴟夷子以滑稽見幸與麴聖相友每上出入託於屬車鴟夷子嘗困卧聖戲曰卿腹雖大空洞何有荅曰足容卿輩數百其相戲謔如此聖既免齊郡鬲州間盜賊群起上欲命討難其人復起聖為元帥聖持軍嚴與士卒同甘苦灌愁城一戰而拔築長樂阪而還帝以功封為湘東侯一年上疏乞退曰臣本甕牖

之子少貪貧賤爲人轉賣偶逢聖主虛心優納拯
於沉溺容若江湖有忝洪造無潤國體前以不
謹退安鄉里雖薄露之垂盡幸餘滴之得存敢
欣日月之明更發醯雞之覆且器盈則覆物之
常理今臣遇痟渴之病命迫浮漚庶一吐俞音
使退保餘生帝優詔不允遣中使賚褐桂菖蒲
等藥物就其第省病聖累表固辭上不得已許
之遂歸老故鄉以壽終弟賢官至二千石子弌酋
酘𨠖醂服桃花汁學仙族子醑醾醅皆籍屬萍
氏云

史臣曰麴氏世本農家聖以醇德清才作王心腹斟酌國政有沃帝心幾致大平既醉之功盛哉及其泰寵幾亂國經雖禍及於子無憾然晚節知足自退能以壽終易曰見幾而作聖麴幾焉

清江使者玄夫傳

玄夫不知何許人也或曰其先神人也兄弟十五人皆體巨絕有力焉天帝所命扶五山海中者是已（玄中記曰鼇巨龜也）至子孫形寖小亦無以力聞者唯以卜筮爲業相地之利害不常厥居故其鄉里

世系不得詳焉遠祖文甲堯時隱居洛濵帝聞其賢聘以白璧文甲負奇圖來獻帝嘉之因封洛水侯曾祖自言上帝使者不言其名擔洪範九疇授伯禹者是也祖白若夏后時鑄鼎於昆吾與翁難乙致力有切父重光生而有文在左脇曰月子重光得我者匹夫為諸侯諸侯為帝王因採其文名之玄夫允沉邃其母夢瑤光星入懷因而有娠始生相者曰背法盤亘文成列宿必神聖之相乎及壯覃研曆緯九天地日月陰陽寒暑風雨晦明災祥禍福之變無一不逆知

又學神仙行氣導引不死之方性尚虎常介而行上聞其名使使聘焉玄夫傲然不顧乃歌曰泥塗之游其樂無涯巾笥之寵寧吾所期笑而不荅由是不能致其後宋元王時豫且強逼之將致於王未及謁夢有人玄服輜車而來告曰我清江使者也將見於王明日豫且果以玄夫來謁王大悅欲爵之玄夫曰臣為豫且所強且聞王有德故來見耳爵祿非卒志王豈欲留而不遣耶王欲放遣因衛平密諫乃止即調為水衡丞又遷授都水使者俄擢為大史令凡國之

施為注措動作興亡事無大小莫不咨而後行上嘗戲曰子神明之後且明吉凶不早自圖落豫且之謀為寡人所獲何也玄夫曰明有所不見智有所不及故爾王笑之其後莫知所終至今搢紳間有慕其德用黃金鑄像而佩之者曹子曰元緒為人所烹臨死歎曰行不擇日今而見烹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其懷慨如此次子曰元守浪遊吳越間自號洞玄先生次子史失其名形極小不能卜唯升木捕蟬亦為人所烹其族屬或有得道至千歲不死所在有

青雲覆之者或隱於吏世号玄衣督郵云
史臣曰察至微防未兆聖人容或有差以玄夫
之智不能杜豫且之謀又不救二子之禀况其
餘哉昔仲尼厄於匡又使門人子路未免於醢
嗚呼可不慎乎

白雲居士傳

白雲居士先生自号也晦其名顯其号其所以
自号之意具載先生白雲語録家屢空火食不
續居士自怡怡如也性放曠無檢六合為隘天
地為窄甞以酒自昏人有邀之者欣然輙造徑

醉而返豈古陶淵明之徒歟彈琴飲酒以此自遣此其錄也居士醉而吟自作傳自作贊

贊曰志固在六合之外天地所不囿將與氣毋遊於無何有乎

盧克清傳 予修 明宗實錄立此傳有可參會競故附之

盧克清者不知何許人也官止散官直長同正家貧將賣宅未售而方因事之外郡其婦與郎中玄德秀受白銀十二斤賣之及克清還京師見其直多剩遂持三斤詣德秀曰予嘗買此宅只給九斤耳居數年無所加修而剩得三斤非

理也請還之德秀亦義士也拒而不納曰爾何
獨守公理而予不爾也遂不受克請曰予平生
義不爲非豈可賤賣貴贖于化乎誠閣下不
從請盡納其直復受吾家也德秀不得已受之
因謂曰予豈不逮克請者耶遂納其銀於僊寺
聞者莫不嘆息曰末俗奔競之時亦有如此人
者予恨記事者不詳其家世及餘所行而已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一

說序

鏡說

居士有鏡一枚塵埃侵蝕掩掩如月之翳雲然朝夕覽觀似若飾容貌者客見而問曰鏡所以鑒形不則君子對之以取其清今吾子之鏡濛如霧如既不可鑑其形又無所取其清然吾子尚炤不已豈有理乎居士曰鏡之明也姸者喜之醜者忌之然姸者少醜者多若一見必破碎後已不若爲塵所昏塵之昏寧蝕其外未喪其

清蕩一過姸者而後磨拭之亦未晩也噫古之對鏡所以取其清吾之對鏡所以取其昏子何恠哉客無以對

舟賂說

李子南渡一江有與方舟而濟者兩舟之大小同榜人之多少均人馬之衆寡幾相類而俄見其舟離去如飛已泊彼岸予舟猶邅迴不進問其所以則舟中人曰彼有酒以飮榜人榜人極力蕩槳故爾予不能無愧色因歎息曰嗟乎此區區一葦所如之間猶以賂之之有無其進也

有疾徐先後况宦海競渡中顧吾手無今宜乎
至今未霑一命也書以為異日觀

忌名說

李子問吳德全曰三韓自古以文鳴於世者多
矣鮮有牛童走卒之及知其名者獨先生之名
雖至婦女兒童無有不知者何哉先生笑曰吾
嘗作老書生餬口四方無所不至故人多知者
而連擧春官不捷則人皆指以為今年某又不
第矣以此熟人之耳目耳非必以才也且無實
而享虛名猶無功而食千鍾之祿吾以是窮困

若此平生所忌者名也其貶損如此或以公為恃才傲物此甚不知先生者也

虱犬說

客有謂予曰昨晩見一不逞男子以大棒子椎遊犬而殺者勢甚可哀不能無痛心自是誓不食犬豕之肉矣予應之曰昨見有人擁熾爐捫虱而烘者予不能無痛心自誓不復捫虱矣客憮然曰虱微物也吾見厖然大物之死有可哀者故言之子以此為對豈欺我耶予曰凡有血氣者自黔首至于牛馬猪羊昆虫螻蟻其貪生

惡死之心未始不同豈大者獨惡死而小則不
爾耶然則犬與虱之死一也故擧以爲的對豈
故相欺耶子不信之盍齕爾之十指乎獨拇指
痛而餘則否乎在一體之中無大小支節均有
血肉故其痛則同况各受氣息者安有彼之惡
死而此之樂乎子退焉冥心靜慮視蝸角如牛
角齊作鷃爲大鵬然後吾方與之語道矣

壤土室說

十月初吉李子自外還見兒子輩鑿土作廬其形
如墳李子佯愚曰何故作墳於家兒子輩曰此

不是墳乃土室也曰奚為是耶曰冬月宜藏花草瓜蓏又宜婦女紡績者雖盛寒之月温然若春氣手不凍裂是可快也李子益怒曰夏熱冬寒四時之常數也苟反是則為恠異古聖人所制寒而裘暑而褐其備亦是矣又更營土室反寒為燠是謂逆天令也人非蛇蟾冬伏窟穴不祥莫大焉紡績自有時何必於冬歟又春榮冬悴草木之常性苟反是亦乖物也養乖物為不時之翫是奪天權也此皆非予之志汝不速壞吾笞汝不赦也兒子等㥠懼亟撤之以其材備

炊薪然後心方安也

理屋說

家有頹廡不堪支者凡三間予不得已悉繕理之先是其二間爲霖雨所漏寖久予知之因循莫理一間爲一雨所潤亟令換瓦及是繕理也其漏寖久者榱桷棟樑皆腐朽不可用故其費煩其經一雨者屋材皆完固可復用故其費省予於是謂之曰其在人身亦爾知非而不遽改則其敗已不啻若木之朽腐不用過勿憚改則未害復爲善人不啻若屋材可復用非特此耳

國政亦如此凡事有蠹民之甚者姑息不革而及民敗國危而後急欲變更則其於扶越也難哉可不慎耶

雷說

天鼓震時人心同畏故曰雷同予之聞雷始焉喪膽及反覆省非未見所慊然後稍肆體矣但一事有畧嫌者予嘗讀左傳見華父目逆事未嘗不非之故於行路中遇美色則意不欲相目迺低頭背面而走然其所以低頭背面是迺不能無心者此獨自起者耳又有一事未免人情

者人有譽已則不得不喜有毁之則不能無變色此雖非當時所懼亦不可不戒也古人有暗室不欺者予何足以及之

垸擊貪臣說

崔貞外洪烈志尚剛正嘗掌記南京也縛殺權臣義文所遣蒼頭之怙立勢横恣剽人者由是著名矣為微官時廣會中有一文士理邑不廉者崔君舉飲器麾垸將擊之先以口銜指大嘯以斂其氣敢言曰吁有貪者吾欲擊之昔者段秀實笏擊奸臣今崔子將垸擊貪臣矣雖不痒

言其名其人自省已之不廉潛出而逍之後有以此為戲者崔君輒怒唯李郎中元老笑之則雖以銜指大嘯狀示之崔君不得怒但低頭目笑而已以與李君相好故也

論詩說

予昔讀梅聖俞詩私心竊薄之未識古人所以號詩翁者及今閱之外若荼弱中含骨鯁眞詩中之精雋也知梅詩然後可謂知詩者也但古人以謝公詩池塘生春草為警策予未識佳處徐凝瀑布詩一條界破青山色則予擬其佳句

然東坡以為惡詩由此觀之予輩之為詩其不及古人遠矣又陶潛詩恬淡和靜如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予欲效其體終不得其髣髴尤可笑已

七賢說

先輩有以文名世者某某等七人自以為一時豪俊遂相與為七賢蓋慕晉之七賢也每相會飲酒賦詩旁若無人世多譏之然後稍沮時予年方十九吳德全許為忘年友每攜詣其會其後德全遊東郡予復詣其會李清卿目予曰子

之德全東遊不返予可補耶予立應曰七賢豈
朝廷官爵而補其闕耶未聞嵇阮之後有承之
者闔座皆大笑又使之賦詩占春人二字予立
成口號曰榮參竹下會快倒甕中春未識七賢
內誰爲鑽核人一座頗有慍色即傲然大醉而
歸予少狂如此世人皆目以爲狂客也

天人相勝說

劉子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予早服斯
言久矣今益信之也何者予嘗掌記完山爲同
寮者所譏見罷及到京師其人亦常在要會籌

其舌而鼓之故凡九年莫見調此乃人勝天也豈天哉及其人已斃然後即其年入補翰林因累涉清要遍登高位則此乃天勝人也人豈可終妨哉或難之曰太公八十遇文王朱買臣五十而貴此寧有人譏之而晩遇耶實命數使然也予曰二公之晩遇者如予所言命數也筭予命雖於其時不至大蹇有山人乘之而鍜成其大故也或又曰命未大屯而山人乘而助之亦命也何謂是哉予曰我於其時若小忍之而不與之為隙則必無是也以予所自召而致之也則

何關乎命哉或者服之曰予之悔過也如此冝乎遠到也

夢說一

予自四三品時常夢坐一大樓上其下皆大海也水到樓上露濕寢席予卧其中如是者六七年毎寤輙恠之或以周公夢書驗之心以為瑞夢也及庚寅歲以非罪流于猬島請寄一老司户之家則有高樓正臨大海翼翼翬飛水亦將拍于軒窻眞若夢所見者予然後方驗前夢矣然則人之行藏榮辱豈徒然哉皆預定於冥然

者歟當時擬必死於其地未幾復京師至登相位是亦非天命歟甲午月日書

送璨首座還本寺序

夫浮屠有一入青山草衣泉吸竟一生不迹紅塵者是誠髡首被緇者之所職然也然以大道觀之此亦孤立獨行守一世之細節耳又安足道哉達人則不爾能與物推移而不滓於物能與世舒卷而不滯於世故不傷高行而真慈流之及人也亦周矣吾師之行乎世導此道也赴經筵於王宮帝殿不辭也受檀施於相門侯邸

不菲也亦與吾輩入詩社叅酒場遊戲自在無可無不可眞可謂達者也然以於京輦不能無桑下之戀則世之人不可戶曉焉知不以師為不能無眷眷於人間世耶今也得名藍於山水清幽之地手一節頂一笠飄飄若閒雲之返岫則汩汩如我輩得無羨乎心耶雖然僕亦老矣亦豈不能豁然長往陪杖屨於白雲青嶂之側耶餞席有賦詩以寵者老居士以序也

送崔先輩下第西遊序

夫士之求售於有司也譬之農夫則若先自起

天澤之必不時地力之必不利迺不理鎡錤耒耜之具而便不耕不種曰是天地也非我也則可乎要必磨礪其器用旣耕之又繼以耘耨汲汲欲及時然後天時地利之不相荅則是天地之咎也非耕者之罪也今吾子自妙齡摛思於書圃礪舌耕之具求試於有司而有司不取是有司之恥也非子之恥也子退焉益復利其器銳其用待明有司而較藝則朝種暮穫積至千廩何不爲是懼吾子勗之一鴈南飛木葉半脫送君此時能不哀哉白雲居士序

送宗上人南遊序

釋子有源宗者將南遊來告行乞詩與序甚勤予謂之曰道境至空無有東西凡浮屠者必虛舟其心浮雲其跡不以東西去住爲想者也予之告行於予宗空門之罪人也予惟以目擊送之猶爲道境之一點瘢纇况此區區者乎雖然子欲之吾不可無辭以贈請言之曰夫我以忌懷待之雖有情之物泯然無情我以有想傾之雖無情之物反爲有情予以山水爲可賞柳以江南爲山水之最者而今有是遊也若懸懸傾

佇持地徃觀則山益佳水益美莫不含情作態
媚嫵於前後烟岫呈翠眉之脩嫮清湖爲作
淡粧之嬋姸水樂交奏松絃雜彈上人於是
應接不暇忘寢廢食雖欲豁斷而來奈彼牽引
不放何然則其與世之嗜色耽聲者何以別乎
情之所著一也予去觀之若果有山水之牽於
目着於心將挽引而不放者當以吾言酌損之
視山水如糞圂悠悠然亟復人間還與吾輩雜
遊視紅塵如青山綠水然後可謂得道者也贈
詩曰一片白雲閑隨風落底山東西本無繫好

去好來還

送全右軍奉使關東序

予聞山水之奇秀關東爲最若金蘭之叢石丹穴高城之三日浦翼嶺之洛山則雖未覩蓬萊方丈想不能過此也僕嘗以爲苟得一見雖死無恨但塵驂未鞭千里悠然空悒悒東望而已今足下杖龍節耀皇華振輕裝而言邁踦逸駕之如飛軒軒若傳翰兩腋飛出六合之外而令人歆豔之不已也登高摳袖手酌送行此別不久何必多謠謠耶想足下每遇一山一水不得不

思哉也如不能緘清漪封紫翠以寄之尚可詩以收拾因風有寄使東海山水森列我眼界足矣何必親賞也群子賦詩予以序冠之

送李史館赴官巨濟序

予固聞之其所謂縣之巨濟者炎方之極徼也家於水中環四面皆瀛海之浩漾也毒霧熏蒸颶風不息暑月有蚊虻之大於蜂者群集噆人誠可畏也凡官于此多是左遷者也今足下以英偉之才處蓬山之署未嘗不汗青條史眉目萬世爲己任課其績宜受甄昇之命遽反落此

能不悲哉然可賀者有二夫天欲成就之必先試艱險是陰陽之數也子無罪而謫此必大福將至之漸也是可賀一也大抵得道之深者多在幽閑閒寂之地何則專其心一其入故也今子之所之地寂而人稀官閑而務簡無一事敢干於心者常隱几於虛白之空嗒然喪耦遊於物之初則其道之入也愈深矣道既充中而澤外發自然還童必作神仙中人也不知返轅之日將莊老其身而來耶抑為安期羨門子而至耶吾輩亦樞衣問道矣是可賀二也行矣毋多

傷時或以善言慰其情耳千里遠別得無悲滿
挽袖欲留其可得乎

送同年盧生還田居序

始予與吾子遊學相從莫不欲濯纓沐芳縱轡青雲奮發平生之志矣僕也雖未至遠步亦得峩冠拖紫待罪亞卿在吾分足矣吾子以儁秀之才猶未霑一命迺者尋薄田所在携家南徙方其時勢若可矜不能無愴心及僕之從官歷職鮮歡薄味殊無有宦況然後高吾子之勇去未嘗不南向一再拜也今足下間關復蹈京師則

予疑其不能忘疇昔之志有意於筮仕也足下留予過數日來告行期予然後大悔期君之淺而復欲頓首再拜挹其高風也噫一夢外沉僕已諳之矣行當掛冠笑謝塵寰豈汨没然終来作青山白雲人耶出處謬悠更相見未可期努力舉爵無以魚脣酒而辭也風日清淑鳥鳴嚶嚶方將與之遊忍捨我而南乎

新集御醫撮要方序

夫有生之所重者身與命而已矣雖死生壽夭皆關乎天若因節宣失適為疾恙所寇而無良

方妙藥以理之則其間豈無橫失其命者耶是
古聖賢所以著本草千金斗門聖惠諸方以營
救萬生之命者也然部秩繁浩難於省閱其若
寢疾彌留勢可淹延時日則謁醫可也搜諸書
求其方亦可也至如暴得重病蒼皇危急則又
何暇謁醫搜書之是為也不若採菁撮要以為
備急之具也　國朝有茶房所集藥方一部文
略効神可濟萬命以歲久脫漏幾於廢矣今
樞密相公崔諱宗峻見而惜之思欲尊奉印以廣
其傳以此聞于　上上遂欣然領可公於是分

爲二卷又添附諸方之最要者使人繕寫名之
曰 御醫撮要承制勑送西京留守官彫印使
流播於人間是亦 聖朝視民如赤子之仁政
也抑又士君子所以汎濟含生之意也噫有善
不可蓋者予守也公又命之爲序則其可避乎
敢再拜 略書梗槩耳時丙戌四月日序

十二國史重彫後序

十二國史諸史之樞要也漁獵不煩而足以鑒
諸國之興亡善惡故今按部盧公載雖居衛霍
之班雅好孔姬之術於書傳中偏嗜是書彌節

完山募工彫印以施學者是亦好善君子利人之一端也某月日全州牧掌書記某序

妙法蓮華經心并三十七品讚頌序

妙法蓮華經心四句偈者文簡音備含一部之義雖衰耄多忘及女人不識文字者亦易誦持與讀大本同其利則宗可謂用力少而見功多者也其所謂三十七品讚頌者不知誰所撰歟愚竊疑其後之若沙門法師者其意豈以為向所謂老忘與女人其根器不同有止讀經心者有欲讀一部則不及而讀經心四句則有餘者故

於三十七品各著讚頌置於不及有餘之間引而進之輒歆勸之者歟侍郎金元瑜得唐本切欲摹印廣施於人其為利可涯哉既募工彫鐫因乞予冠之以序云

丁郎中鴻進字序

人有以名以字而索於予者衆矣但不得已占之而已鮮有序其占之之意也今是下正直淳厚君子也況於文章之餘以墨竹之戲傾倒一時求之於古雖文與可輩所不能及也惟名與字嘗不朽萬世矣今卒求字於予則予敢不敬

受而字之耶請字之曰樂之哉曰而安也且鴻者其進有時其行有序故於易漸之六爻皆以鴻言之也然不若六二之安且樂也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解者曰漸于磐者柔順中正安而不危者也飲食衎衎進而樂者也然則以樂之及而安字之不亦可乎於此二者請擇所從而已

吳德全戟巖詩跋尾

吳德全爲詩遒邁勁俊其詩之膾炙人口者不爲不多然未見能押強韻儼若天成者及於北

山欲題戟巖則使人占韻其人故以險韻占之
先生題曰北嶺巉巉石邦人号戟巖迥擬乘鶴
晉高刺上天咸揉柄電為火洗鋒霜是鹽何當
作兵器敗楚亦亡凡其後有北朝使能詩人也
聞此詩再三歎羨問是人在否今作何官儻可
見之耶我國人詫然無以對予聞之曰何不道今
方為制誥學士之任耶其昧權如此可歎哉云

李史館允甫詩跋尾

予友李史館允甫以嘗所著詩賦雜著五十餘
篇袖而來示之予讀既將還之曰彬彬乎文彩

之脩也詩挾風人之體賦含騷客之懷其若無腸公子傳等嘲戲之作若與退之所著毛穎下邳相較吾未知孰先孰後也子不爾則吾何以與之友也予不知子則子已迴首輩馳雖一日十過吾門終不一枉顧也雖然寧不與子交其文可蓋耶

睿宗唱和集跋尾

夫天下之來至太平則雖好文之主有不得與學士詞臣吟詠風月以遂優遊之樂矣屬太平多暇上不喜文章則雖才如沈宋燕許安可預

清燕侍從得為雍容賡載之事耶伏聞 睿廟
聰明天縱制作如神席太平之慶秉化日之長
常與詞人逸士若鄭璵等賦詩著詠擬金振玉
動中韶鈞流播於人間多為萬口諷頌寔太平
盛事也今所謂 睿宗唱和集是已行于世久
矣臣未得奉覽始於某人家得而拜讀想目覩
當代之君臣慶會嗟嘆不足不覺涕之橫流也
竊恨不得生於其時綴詞臣之尾以鼓金俚音
續 天章之末耳然 今上右好文但朝々致
太平則臣亦庶幾矣又何恨不生於彼時哉

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已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爲人所嗜者也豈以屬辭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故歟自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嚼餘芳者皆是其摹本舊在尚州不幸爲虜兵所焚蕩了無孑遺矣完山守禮部郎中崔君址好學樂善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時胡騎倏來忽往間不容毫州郡騷然略無寧歲則似若未遑於文事而太守以爲古之

人尙有臨戎雅歌投戈講藝者文之不可廢如
此以是邑之大也此一段么麽事咄嗟可辦而若
以彼區區戎醜之故將姑息以俟太平庸詎知
後之來者又因循姑息便不成吾志耶遂直
斷聞于 上上亦好文欣然允可於是當膚之
未來間農之末作使之雕鏤不日迺畢費不煩
而力有餘矣非夫幹事貞固綽有餘裕者孰於
此時成大事如此其敏耶 其爲政之大體亦可
知已君於予爲門人故託以標識予亦嘉君之
以他邑之巨書以爲私憂移之其邑汲汲於補

盍學子是以粗書本末以跋其尾云時龍集柔
兆涒灘辜月日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修文
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判戶部事太子大保臣李
奎報序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二十一

曹生収

六月[illegible]

法醫[illegible]術

[illegible]